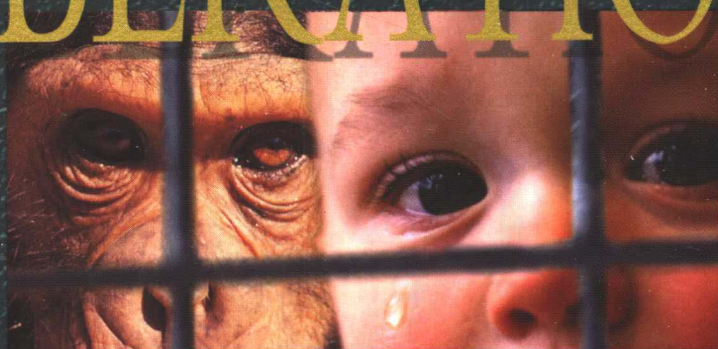


本书曾被译成 20 多种语言，行销世界达百万册

——全新译本——

ANIMAL LIBERATION



动物解放

[美] 彼得·辛格 著 祖述宪 译

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经典
素食主义的宣言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全新译本——

动物解放

生命伦理学的世界经典
素食主义的宣言

[美]彼得·辛格 著 祖述宪 译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解放/(美)辛格著;祖述宪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4.5

ISBN 7-5436-3106-7

I. 动... II. ①辛...②祖... III. 动物-保护-研究 IV. Q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835 号

图字:15-2004-032 号

Animal Liberation · Singer, Peter

AVON BOOKS, New York 10019

Copyright 1975, 1990

书 名 动物解放

著 者 (美)彼得·辛格

译 者 祖述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传真 (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高继民 郭东明 谢 蔚

装帧设计 申 尧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胶州市装潢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 开(640mm×960mm)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7-5436-3106-7

定 价 32.00 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厂调换。

厂址:胶州市郑州东路318号 邮编:266300 电话:0532-7212480)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社科·文化

**献给理查德与玛丽、罗斯林德与
斯坦利, 并且特别献给雷娜塔**

这个修订本也献给你们, 所有那些为促进动物解放向前发展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人们。你们使人相信道德的说服力量能够战胜我们人类的私利。

初版序

本书是讨论人类对于非人类动物的暴行的。如同持续若干个世纪的白人对黑人的暴行一样,这种暴行已经而且正在给今天的动物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劫难。为反对这种暴行而进行的斗争,与近些年来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所进行的任何一种斗争同样重要。

大多数读者看到上面这段文字,会认为我是在肆意夸张。要是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会对我写的这段十分严肃的陈述付之一笑,因为那时我不知道现在我所了解的事情。如果你仔细地阅读这本书,特别留意第二章和第三章,你就会像我一样知道,人类迫害动物的状况足以写一本篇幅很大的书。那么,你就可以判断我开头的这段话,究竟是肆意夸张,还是对大众尚不知情的一种状况的符合实际的评判。所以,我不要求你现在就相信我的那些话,我只要求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才下判断。

在我着手写这本书不久,我们还住在英国时,一位女士邀请我和妻子去她家喝茶,因为她听说我正在写一本有关动物的书。她说,她对动物很感兴趣,她还有一位朋友非常想见我们,这位朋友也写过一本动物方面的书。

当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女主人的朋友已经先到了,她的确渴望与我们交谈关于动物的话题。她开口道:“我真是爱动物。”接着说:“我

养了一只狗、两只猫，他们在一起相处得出奇的好。你们认识斯考特太太吗？她开了一家小型的宠物医院……”她越说越远，当主人端上茶点时，她才停了下来，拿了一份火腿三明治，然后问我们养了什么宠物。

我们说，我们什么宠物也没养。她有些惊讶，然后咬了一口三明治。这时女主人加入我们的交谈，“但是，辛格先生，你们是对动物感兴趣，对吧？”她说。

我们解释说，我们所关注的是防止痛苦和悲惨境遇，反对专横的歧视；我们认为强使其他动物承受不必要的痛苦是错误的，即使那种动物不是人类的一员；而且我们坚信动物受到了人类无情而残忍的剥夺，我们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除此之外，我们对动物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不像许多人那样对狗、猫或者马等动物特别地喜欢。我们并不“爱好”动物，我们只是要求人们把动物作为独立的有情生命来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满足人类目的的工具，就像那只猪所受到的对待那样，它的肉此刻正夹在我们女主人做的三明治里。

本书不是讨论宠物的，所以对于那些认为爱护动物便是抚弄猫狗或在花园里喂鸟的人，这不是一本舒心的读物。这本书是为那些关心结束一切压迫和剥夺动物的行为，以及认为人对人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不应当只限于人类的人们而写的。如果有些人设想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必定是“动物爱好者”，正表明他们对于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可能延伸到动物的理念，一无所知。因为，没有人会认为，关心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的平等，就非得爱那些少数民族，或者非得认为少数民族聪明可爱，除非是种族主义者向他们的对手抹黑，嘲弄他们是“黑鬼爱好者”。那么，为什么要对为改善动物的悲惨状况的人们作那种设想呢？

把对动物残忍表示抗议的人，描绘成为多愁善感、情绪易于激动的“动物爱好者”，使得我们怎样对待动物的整个问题，不能在严肃的政治和道德层面上进行讨论。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道理很明显。要是我们严肃认真地讨论这个议题，例如，把在现代“工业化养

殖场”中饲养供应我们肉食的动物的生存条件,认真细致地加以考察,就会使我们对餐桌上的火腿三明治、烤牛排和炸鸡等各种肉食感到很不自在,以致令人不愿想到这些原是死亡的动物。

本书不是用感伤的情绪来唤起人们对“逗人喜爱的”动物产生同情。我对屠宰马、狗作为肉食所产生的义愤,并不比对杀猪格外强烈。当美国国防部用比格犬检测致命性毒气引起大众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改用大鼠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丝毫的宽慰。

本书试图采取彻底、谨慎和始终一贯的态度,来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对待非人类动物。在此过程中,本书对当今隐藏在我们的观念和行为中的偏见加以揭露。在讲述我们的这些观念在实践上的后果,即人类的暴行怎样使动物遭受痛苦的章节,有些事实会使人产生情绪激动。我希望,这种情绪是愤怒和痛恨,并下决心对书中所说的暴行采取行动。但是,本书中没有任何叙述缺乏理性的支持,而只是用情绪来煽动读者的。当讲到某些令人厌恶的事件时,试图保持中立、掩饰真实的恶感,是不诚实的。你无法客观地描述在纳粹集中营里,所谓的“医生”在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身上进行实验,而无动于衷。同样,当我们描述今天在美、英等国的实验室里,对非人类动物所做的实验时,也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我们所以反对这两类实验,最根本的理由并不是情绪,而是我们人人都接受的基本道德原则;根据理性而非感情,来要求对上述两类实验的牺牲者按照这些道德原则行事。

* * * * *

本书的名称寓有严肃的含意。凡是解放运动,都是要求结束根据一种武断的特征,如按种族或性别划分的偏见和歧视。典型的例子是黑人解放运动。这个运动的直接诉求及其初期的成功,当时虽然还相当有限,但已为其他被压迫群体树立了榜样。不久我们就看到了同性恋者解放运动,以及代表美国印第安人和讲西班牙语的美人^①的运

^①通常用 Hispanic, 指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特别是古巴、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裔的美国人。——译者注

动。当一个多数人的社会群体——妇女开始了她们的解放运动时,有些人以为我们的路已经走到了终点。据说性别歧视是普遍接受和实行而无须掩饰的最后一种歧视,就连那些长期以反对种族歧视自诩的自由派人士圈子里,也存在这种歧视。

但是,我们最好慎言“最后一种歧视”。如果我们从解放运动中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要察觉我们观念中对特殊群体的潜在偏见是何等困难;只有在这些偏见十分明显时,我们才认识到。

解放运动要求我们扩大道德的视野。往常有些视为理所当然的种种做法,最终会被发现是由于不合理的偏见。谁完全有把握说自己的观念和做法,全都是正确合理、无懈可击呢?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列入压迫者之列,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对其他族群的种种观念,包括这些观念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因我们的态度和做法而遭受痛苦的那一方,去考虑我们的观念和做法。要是我们改变了这种习以为常的思想方法,就会发现我们有一种观念和行事模式在起作用,这种模式总是以牺牲其他族群为代价,使通常是我们自己所属的那一个群体获得利益。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新的解放运动出现。

本书旨在从内心上转变你对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群体的观念和做法,这个生命群体就是除我们人以外的其他各种动物。我相信,现在我们对这些动物的观念,是漫长历史形成的偏见和专横歧视的结果。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把我们的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则,扩展到其他动物,除非是我们要维护剥削群体特权的自私欲望。我要求你认识到,你对其他动物的观念是一种与种族和性别偏见一样的偏见,同样应当遭到反对。

与其他解放运动相比,动物解放更是障碍重重。首先而且是最明显的障碍,在于被迫害的动物不能组织起来反对所遭受的虐待,虽然他们能够而且一直在个别地尽其所能进行反抗。我们必须为这些不能为自己申辩的动物说话。设想要是黑人还不能站起来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呢?从这个设想你可以看出动物解放是何等的艰难! 一个群体越是不能站起来、组

织起来反抗压迫,就越容易遭受压迫。

动物解放运动的道路上更大的障碍是,在压迫群体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参与压迫,并且因压迫动物而受益。像(历史上)美国北方的白人超然地为南方的黑人奴隶制争辩那样,来看待动物压迫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每天都吃着宰杀了的动物的肉的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而且更难想像除此而外他们还能够吃什么。从这一点来说,凡是吃肉的人都是受益者。他们因不顾动物的权利而受益,至少自以为受益,这使得说服工作更加困难。美国北方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道理,今天几乎已被所有的人接受,但是当年南方的奴隶主有几个曾被这些道理所说服呢?有一些,但绝不是很多。当你考虑本书的论点时,我要求你暂时撇开你吃肉的利益,但我从自身的经验明白,不管心地如何善良,要做到这一点都非常困难。因为,除了在特定场合下的吃肉欲望之外,还有千百年来的肉食习惯,限制了对动物的观念。

对,习惯。人们的习惯才是动物解放运动的根本障碍。我们要挑战和改变的不仅是饮食习惯,还有思维和语言的习惯。思维习惯使我们认为,叙述对动物的残忍只不过是“动物爱好者”的多愁善感。要不然就认为,与人类的许多问题相比,这种芝麻琐事简直微不足道,哪有明白人会花时间去管这种事情呢!这也是一种偏见,因为如果你不花时间对这问题仔细加以审察,你怎么知道那是芝麻琐事呢?虽然本书只对人类造成动物的许多痛苦中的两个方面加以讨论,这是为了使论述重点达到充分详尽,但我相信,凡是把本书读完的人,将不再认为只有人类的问题才是值得花时间和心血去思考。

我们可以对导致我们不顾动物利益的思想习惯提出挑战,在本书里就是这样做的。这种挑战必须用语言表达。本书所用的语言是英语,像其他语言一样,英语本身也反映出运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偏见。因此,希望挑战此种偏见的作者们,更难以摆脱这种常有的困境:要么运用这种语言,尽管这种语言会加强他们本想挑战的偏见,不然他们

就无法和读者交流。本书是迫不得已才循着前面一种途径。我们平常用“动物”一词来指“人以外的动物”，把人和其他动物分开，意思是人不是动物。然而，只要学过一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不是事实。

在大众的心目中，“动物”一词是把千差万别的生命个体，如牡蛎和黑猩猩都包括在内。尽管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要比和牡蛎的关系密切得多，但我们还是在黑猩猩与人之间划了一道鸿沟。由于缺乏其他简明而又适当的词汇代替非人类动物，所以本书的书名和文字中只好用“动物”一词，好像动物就不包括人类这种动物似的。这虽然偏离了革命的纯洁性标准，殊为遗憾，但为了有效的沟通只得作此妥协。然而，为了提醒读者这只是权宜之计，有时我又会用较长的、更准确的词语，用“非人类动物”来指称那些曾被我们称为“禽兽”的生命。在有些场合下，我也力图避免使用那些贬低动物的语言，或者伪饰我们所吃的食物的本质的说法。

动物解放的基本原则非常简单。我也尽力使本书清晰明了，无需任何专业知识都容易看懂。但是，必须从讨论我要向读者说的内容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开始。虽然其中毫无难点，但对于不习惯这类讨论的读者，可能仍然觉得第一章比较抽象，但请不要因此搁置下来。其后几章就是揭露我们人类怎样迫害受制于我们的其他动物的，其详细内幕鲜为人知。这些迫害一点都不抽象，各章的叙述也不难理解。

如果本书所提出的建议被大众接受，则无数动物可以免遭巨大的苦难，而且，千百万的人类也将因此受益。当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刻，世界上许多地方有很多人正在饿死，还有更多的人面临饥荒的威胁。美国政府已经申明，由于粮食歉收和储备减少，因而能够提供的援助有限，供不应求。但如本书第四章清楚地指出，富国所强调的饲养禽畜作为食物，要浪费好几倍的粮食来生产肉类。因此，只要不再为吃肉而养殖和屠杀动物，就可以把多出来的粮食满足人类的需要。如果分配合理，这些粮食足以使这个星球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动物解放其实也是人类的解放。

修订版序

重读本书原序,使我回想起一个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怀动物的人已经不再给我火腿三明治了。在动物解放的社团里,积极分子已经全部是素食者,即使在比较保守的维护动物福利运动中,也注意到了某些吃动物肉的问题。这些人会为此而感到歉疚,因而为他人准备餐饮时提供素食。现在已经有一种新的觉醒,认为有必要把对狗、猫的同情心扩大到对猪和鸡,甚至实验室的老鼠。

我不能断定这些改变有多少该归功于《动物解放》这本书。大众读物作家给这本书贴上了一个时髦的标签:“动物解放的圣经”。这不禁使我想起是一种阿谀奉承,让我很不自在。我不相信那许多圣经,因为没有一本书能独占真理。无论如何,一本书如果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便无法达到其目的。1960年代的各种解放运动促使动物解放运动获得明显的进展,本书把各种论点集合起来,成为明确的条理化的形式。其余的工作由一些十分敏锐而且具有道德关怀、艰苦努力的人所完成。这样的人开始只有少数,接着是几百人,逐渐发展到数以千计,而现在可能有好几百万了。正是这些人推动了动物解放运动。这本书的修订版是我献给他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本书初版也可能遭到与亨利·索尔特所著的《动物的权利》同样的命运。该书是1892年出版的,随即尘封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直到80年以后,新一

代人重新阐述这些论点时,偶然见到几篇默默无闻的文献,才发现动物解放的话在这本书上都说过了,但没有起任何作用。

这次不再是徒劳的了。动物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使动物已经得到一些重要的福利,而更大的进展就在前头。现在,动物解放已经是一个世界性运动,但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列入议事日程。

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对运动的发展感到高兴。他们问我这话的口气,显然是期望我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错了。我的梦想是,每一个看过这本书的人起码都会说:“对,当然……”,然后就会成为素食者,并开始抗议人们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使更多的人听到动物解放的讯息,而且由于大众的不可遏制的抗议浪潮,起码可以很快阻止动物遭受极端而不必要的痛苦。

当然,我意识到有许多障碍使这种梦想抵消殆半。首先,当遇到我们要吃什么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保守起来。其次,靠剥削动物获得经济利益的人,会极力保卫他们剥削动物的权利,来赚取最大的经济收益。还有沉重的历史和传统支撑着我们的态度,使这种剥削变得理所当然。所以,当有许许多多的人亲口或者写信告诉我,读过这本书后说:“对,当然……”,而且不再吃动物的肉,并积极从事动物解放运动时,我真高兴。当然,我更高兴的是,由于许多人的长期艰苦斗争,动物解放运动已成为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尽管如此,仍然不够,而且差得很远。正如这本修订版所展示的,动物解放运动对剥削动物的主要形式,迄今还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动物解放》初版于1975年问世,此后一再重印,未作修改。现在有三个方面显示,需要加以修订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初版问世时不仅没有动物解放运动,就连这个名词也未曾出现,更没有大的社团组织来推动彻底转变我们对动物的观念和做法,甚至几乎连小型的社团也没有。15年后的今天,如果一本称作《动物解放》的书还不叙述现代动物解放运动的状况,就会令人称奇了。

第二,随着动物解放运动的兴起,出现了大量论述动物解放运动

的文章,其中许多是评论本书初版所持的立场的。我也曾与许多朋友和从事动物解放运动的同事,讨论哲学问题和实践结果到深夜。即使只是为了表示我接受了那些意见,或者没有接受那些意见,似乎都应当对这些讨论做出回应。

最后,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述在实验室和养殖场利用动物这两个重要方面现今人类的态度,对于动物意味着什么。当我一听到有人说,情况是“当然,自从这本书问世以后,情况已经大为改善……”,我就感到必须把今天的实验室和养殖场的大量纪实材料呈现给读者,这些叙述不会使人误解为那是遥远的中世纪的情景。

这些新的记述是修订版与初版的最大不同。然而,我没有接受有些人的建议,把虐待动物的其他方面补充进去。本书采用实际材料的目的,不是写一篇人类怎样对待动物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告,而是像我在第一章末尾所指出的那样,用鲜明、清晰而具体的形式,阐明第一章提出的比较抽象的物种歧视的哲学概念的意义。书中没有讨论打猎、毛皮工业和对陪伴动物(宠物)、动物竞技、动物园和马戏团的动物虐待,并不表示这些事情不重要,而只是说仅是实验动物和食用动物这两个主要方面已经足以达到我的目的。

哲学家们对本书在伦理学方面的论点提出的各种观点,我决定一概不作回应,否则势必改变本书的性质,使它变成一本哲学的学术著作。如果那样,我的哲学同行可能会感兴趣,而一般读者则感到沉闷乏味了。不过,在本书的几个适当的地方,我提到我的其他一些著作,从那些文章中可以找到我对某些反对意见的回答。在最后一章,我改变了一个哲学观点,所以改写了一段,但这个观点和作为本书论点的伦理学基础的关系不大。至于本书的伦理学基础,我曾在课堂讲授过,在学术会议和哲学系的讨论会上报告过,用口头和文字详细讨论过,我没有遇到什么难以超越的反对意见,这使我确信作为本书基础的简单的伦理学论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得到许多我最尊敬的哲学界同人的赞同,这使我备受鼓舞。因此,这些论点在新版中原封不动。

本书需加更新修订的三个方面中,只剩下第一个,即我在前面讲过的记述动物解放运动及其进程。

在本书修订版讲述实验室用动物做实验和工业化动物养殖以及最后一章中,我都提到动物解放运动的几次重大运动及其成就。我不想详细叙述这些运动,因为有几位领导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撰文详述,这些文章收集在不久前由我编辑的《为动物辩护》一书里。然而,我要在本书中用突出的位置,说明一个对动物解放运动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暴力。

积极分子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做法去推进动物解放,有些人散发宣传材料,或者给报社写信,教育大众;还有些人则向政府官员和他们自己选出的国会或议会的议员进行游说。有些积极分子的组织在一些场所外面进行示威,抗议这些地方为了人的琐细的目的正在使动物遭受痛苦。由于这些方式收效缓慢,因而许多人变得没有耐心,企图采取直接的行动,立即终止动物的痛苦。

凡是了解动物正在怎样遭受痛苦的人,都不会批评这种耐心的缺乏。面对持续不断的对动物的残暴行为,只是悠闲地在家里写信是不够的。需要立即救援动物!但怎么做呢?寻常的合法的政治抗议太慢,而且难以奏效。那么,应该破门而入去释放动物吗?这是不合法的,但遵守法律的义务也不是绝对的。举一个情况相似的例子:过去在美国南方,帮助奴隶逃亡的人,就是合理地超越了法律。一个严肃的问题是,把实验室和养殖场的动物放掉,只不过是一种表达意见的姿态,因为研究人员马上可以再订购另外一批动物,再者有谁能找到地方收容饲料场的成千只猪,或上十万只鸡呢?有些国家的动物解放阵线的成员,采取突然袭击行动收集虐待动物的证据,是极为有效的。因为不用这种办法,便无法把残酷虐待动物的真相暴露出来。例如: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托马斯·金纳瑞利博士的实验室突然袭击,获取了他们的录像带,提供了证据,结果说服了美国的卫生部长,下令停止该项实验。如果用别的办法,很难想象可以得到这样的效果。因此,

我惟有赞扬参与计划和执行这项行动的勇敢、富有爱心和深思熟虑的人们。

然而,其他一些非法的行动则很不相同。例如:1982年,一群自称为“动物权利民兵组织”的人寄给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炸弹邮包。1988年,动物运动积极分子弗兰·特劳特在美国外科(器材)公司的营业部外面放置炸弹时被捕,因为该公司一直用活狗来演示他们的外科手术缝合器。无论如何这两桩行动都不能代表动物解放运动。动物权利民兵组织是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事件发生后立即受到英国动物解放运动下属各个组织的谴责。特劳特的做法纯属个人行为,美国的动物解放运动也立即予以谴责。(也有证据显示,这可能是个圈套,因为开车送她去美国外科公司的人,是该公司安全顾问雇用的秘密情报人员。)然而,这种行动可能被看成是对动物实验人员、皮毛商和其他剥削动物的人的最极端的威胁和骚扰,因此,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对这种行动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假如有动物解放运动的成员,试图用伤害人身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即使只是很少数,都会犯灾难性错误。有些人认为让造成动物痛苦的人受苦,是罪有应得。我不相信报复,要是我相信的话,这会损害我们终止动物痛苦的任务。要做到使动物免遭痛苦,必须改变我们社会中有理智人们的思想。我们或许以为,虐待动物的人是无情的和麻木不仁的,但是,如果我们伤害这些人的身体,或者威胁要进行伤害,我们自己也就变成了残忍和麻木不仁。暴力只能孕育更多的暴力。这是老生常谈,但当今世界上不少的冲突证明这话不幸而言中。动物解放运动的力量在于其道德承担。我们处于很高的道德立场上,放弃这种立场就会让反对我们的人得逞。

与日益增加的暴力道路不同的另一种选择,是追随现代两位最伟大因而也最成功的解放运动领袖,甘地和马丁·路得·金的道路。由于他们的无比勇敢和坚定决心,不论对手如何挑拨和常有的暴力攻击,他们都坚持非暴力原则。最终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的事业的正义性

是不容否认的,即使曾经反对他们的人,良心也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一旦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我们人类对其他动物造成痛苦的错误同样是无可争辩的。所以,我们的胜利前景,在于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而不在于对我们的炸弹的恐惧。

ECCO 版序

自本书第一版问世迄今已经超过 1/4 世纪了,但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食物是怎样生产的,仍然一无所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肉蛋生产商们想方设法在保持这种状况。最近,一个电视摄制组要制作一个介绍我的短片,建议用动物作背景,拍摄讨论动物解放问题。“当然可以。”我说,“不过可不能拍我抱着一只狗或者猫。那不是动物解放的真正内容。让我们把其他一些动物的生活状况,向大众展示一下。到普通的养鸡场或养猪场里去拍摄。”摄制组的人说:“好主意!”他们说会在我工作的新泽西找些饲养场联系,安排好了再通知我。一个星期后有了回话,他们承认没有办成。他们电话联系了几个饲养场,没有一个同意他们去拍。他们还去过动物工业基金会,它也找不到一个饲养场愿意让他们去拍。动物工业基金会是养殖业的游说组织,它想方设法让美国的饲养场主们继续按自己的方式养殖动物,而不会受到指责。

由于疯牛病和口蹄疫这两种疾病的爆发,欧洲人对他们的农业综